

cmchao / September 25, 2017 08:31AM

[在原住民部落，看見青年的身影](#)

2017/09/14, 社會

在原住民部落，看見青年的身影

在傳統屋外編織的Wilang與Pisuy | Photo Credit: Pisuy

唸給你聽

powerd by Cyberon

芭樂人類學

以台灣青年人類學家為主的共筆部落格 (Guava Anthropology) ，三十多位寫手多任教於大學及學術機構，從人類學觀點探索日常生活、文化況味、社會張力、與世界百態。

訂閱作者

收藏本文

來試試我們的新功能！

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

我的確看到了一些我所識與不識的原住民青年依著自己的步伐，超越小額計畫、活動的框架，透過日常生活裡的身體力行，與部落和土地產生了更深的連結。

文：邱韻芳 (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)

場景一：花蓮支亞干部落

第一次非常具體感受到原住民青年投身部落事務後所能產生的能量，是2016年四月在政治大學舉辦的「傳統領域調查與部落製圖交流工作坊」會場上。那天，主辦單位特地安排了來自花蓮、台東、屏東好幾個不同部落的青年團隊上台分享，他們眼神裡散發著光芒，娓娓道來如何回到部落開始製作立體地圖，以及如何透過地圖展開各種人與人、人與土地連結的過程。台下的我聽得讚嘆不已，這才知道，原來地圖不只是地圖！

在這些青年地圖團隊中有一隊是我早已熟識的，那就是來自花蓮支亞干部落的Lbak、Ipiq和Apyang。他們三人是「台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」的核心幹部，曾一起籌辦過反核運動、反亞洲水泥等活動，也參與過好些政策倡議、民族發展的相關工作，雖然從中習得許多刺激與成長，但就如同不少1980、90年代在街頭衝鋒陷陣的原運青年一般，運動過後驀然回首，驚覺部落絕大多數族人 (包括家人) 並無法對自己所做的事產生共鳴，於是開始思考如何回到部落。

但Lbak三人回到部落的路徑有些特別，他們希望能更積極地參與部落公共事務，進而改變部落現狀，於是參加了2014年5月的社區發展協會改選。Ipiq順利地選上理事，Apyang為備取理事，Lbak則擔任志工，如願進入協會工作。2015年3月，他們申請了文化部青年村落計畫，從此每個周末聚在協會向公所承租的老人關懷站，一起製作地圖。

為了盡量擴大「地圖」這個媒介所能產生的效應，Lbak三人運用了幾個說來簡單但卻需要花費相當心思和時間的策略。首先是慢慢得做，也就是把製作時間拉長，讓更多族人有機會不小心進到這個空間來，「發現」地圖的存在。其次，透過臉書一次又一次分享製作地圖的心得，讓更多族人知道和地圖相關的訊息。另一個更神奇的策略，則是把地圖搬來搬去，使它「無所不在」地出現在社區發展協會、村辦公室、教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，如健走、路跑、音樂會、父親節活動、村校聯合運動會等，讓部落的人無法不看見這些立體地圖以及這一群作地圖的青年們。

2015年的某個晚上，一個以太魯閣語Tassil (石頭) 為名的支亞干在地青年樂團成員，出現在製作地圖的所在，好奇地問Ipiq他們在做些什麼，兩邊的青年聊了起來，「音樂」與地圖就此產生了連結。這一年八月，雙方共同舉辦了「支亞干草地音樂會」，雖然當天因大雨改在室內舉行，但這個舞台上布置著美麗織布，台下場中央放著好幾座部落地圖，首次以青年擔任主要籌畫者，並與部落協會、村辦公室、長老教會共同合作的活動獲得了相當好的迴響，也因此凝聚了更多青年的向心力。

1_2-500x281

Photo Credit: Apyang臉書2015年8月16日第一屆支亞干草地音樂會

音樂會之後，青年們開始集結、聚會，三不五時圍聚在一起烤火、聊天，也討論接下來還可以一起做些什麼「部落的事」，第一屆的青少年文化生活營「赤腳支亞干」就這樣在一年之後誕生。在此之前，各項青年籌辦的活動都是以大專以上的青年為主，但這次生活營的概念發想主要來自部落一位國中生Wilang，於是由他和他所帶領的青少年們一起承擔大部分的活動安排，包含發報名表、講師聯繫、課程安排等。

第一天學習殺豬、祭祀分食和看水源地，第二天砍竹子、製作竹筒飯和學習古調，最後一天則是到山裡生火烤肉，然後回到部落作心得分享，主要的精神就是把整個支亞干部落當做上課的教室，耆老作為講師，而學習的科目就是傳統文化以及日常生活。

青年們不只攜手規劃、參與營隊，也一起關心部落的公共議題。當初Apyang他們在製作部落地圖時，也同時著手整理其他相關的地圖資訊，這才發現沿著部落旁的支亞干溪，竟然存在著16家礦場，採礦的權力最短10年，最長的竟有75年！2015年7月村長希望能夠召開部落會議，來抵擋外來財團開發山區石礦，找來協會及青年們共同籌畫，經過大家的同心協力，順利地於該年10月成立部落會議。至2017年3月止，支亞干總共召開7次部落會議，每一次的參與經驗均透過青年在臉書分享，也感染其他青年正視部落土地議題。

3_4-500x358

Photo Credit: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部落會議海報

2016年年底，協會出版了支亞干部落的第一份正式刊物—Qmita（看），將這一年舉辦過的活動用文字及圖片的方式記錄下來。所有圖、文的投稿人總共包含了15個青年，具體顯現了自第一次音樂會之後，越來越多青年參與部落事務後的豐碩成果。

今年七月，支亞干青年們又合力完成了2018年月曆：「日照支亞干」。內容是由青年分頭在12個鄰進行田野調查、訪談長輩們所蒐集到的故事，每個月的主題正好對應到相應數字的那個鄰。這些由青年們撰寫的文字非常地「生活」且有畫面感，即使敘述的是過往歷史，所描繪的景象也彷彿在眼前一般，如住在第四鄰的Lbak所寫的「Ptasan：遷徙與上帝—那些紋面老人的故事」（見下圖）。

20770406_1063060627157884_45774486170562

Photo Credit: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

支亞干2018年月曆：4月

在好幾個月份裡，執筆者採取了第一人稱的寫法，從自己出發，而後交織出不同世代的話語與記憶，讓人讀起來格外地有滋味，如Yawas Teylung寫的「Masu—小米的嘗試」（見下圖）。

6-500x655

Photo Credit: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

支亞干2018年月曆：3月

此外，這些文字當中對於人、事或景的描繪都相當細膩，且常穿插重要的母語字彙，如Apyang所寫的「Tmukuy：小米的強勢回歸—Payi Biyuq的小米田」，詳細地紀錄了Payi Biyuq所教導，種植小米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和程序（見下圖）。

7-500x655

Photo Credit: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

支亞干2018年月曆：6月

除了草地音樂會、青少年文化營、刊物、月曆等產出之外，社區發展協會也辦了不少「動手做」的文化技藝活動，如「和Baki Tungay學做木琴」、「自己的弓箭自己做」、「自己的掃把自己做」等，都是由長輩帶著協會成員或青年上山取材，然後教導如何製作。

這種不再把「文化」過度神聖化、展演化，而是越來越強調日常生活實踐的文化傾向，不只出現在上述這些支亞干部落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中，這一年多來，Apyang和Ipiq兩人的生活重心的改變也展現了同樣的精神。

自從開始種小米、高粱、紅藜，以及其他的農作後，Apyang不管是外貌或臉書的內涵都產生了明顯的變化。如今讀到他的臉書發文，很難再見昔日文青的優雅筆觸，絕大半討論的不是農事相關的技藝，就是在描寫各種農作成長的狀態，如怎麼更換和保養鏈鋸的鏈條；怎麼用開山刀砍箭竹、割草器砍草；樹豆長了有多高；payi說的關於種小米和紅藜的各種單字——tmuguy（播種）、mhiyi（長穗）、knbabaw（間拔）、tmigan（脫殼）、tnbus（篩選）等等。看著他在某一篇文章裡，非常有愛且細膩地描繪曬在庭院裡的紅藜和小米，在陽光下呈顯的顏色與散發的香氣，我真的覺得，Apyang完全被部落的土地給迷住和黏住了。

Apyang的轉變是因為將身體投入到農作而產生，Ipiq的蛻變也同樣與身體的「技藝」相關。自從回部落製作地圖後，她多次在與族人的訪談、閒聊中，聽聞對方提到自己的payi（祖母）精湛的織布手藝，於是決定開始學習織布。原本以為是技藝的學習，不料卻打開了一幕幕兒時跟在payi身旁所見的畫面，且細膩到可以回想起payi織布時身體往前傾的撥線動作，以及理線時身體左右搖擺的背影。

此外，原本不喜歡女兒進協會、碰觸社會議題，以致Ipiq回部落頭一年和她關係有些緊張的爸爸，也因著女兒織布的動作和身影，逐漸記起自己過去替母親製作織具的工法，開始充滿熱情地為Ipiq和部落的其他織女製作各式各樣的織具，連失傳已久的「捲線器」也在父女的聯手努力下重新再現。

今年六月，Ipiq（徐昱萱）和另外四位原住民女性，一起在花蓮縣台灣原住民文化館舉辦了一個名為「女性工藝師的日常步調」的聯展，Ipiq的部分不只展出她的織布，父親為她做的織具也是重要的主題。

爸爸問Ipiq，怎麼展覽場裡放的Ubung（織布機）不是那個最珍貴的、payi留下來的Ubung呢？她回答：「這個展一個月多，我還要織呀！」

是啊，織布不是為了展覽，而是已經成為Ipiq的日常。

場景二：南澳武塔部落